

之無
不得意
欲求歸
謬言

編烏白頭 馬生角

胡緒偉

乃可許耳一。丹仰天嘆。鳥即

馬生。秦王不得已而

遣之。為機發之橋。

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

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

眾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

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

與。其傳。武書曰。丹不

生于僻陋之國。長于不

地。未嘗得睹君子雅訓。達

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

之。丹聞丈夫所耻。耻受辱

主于世也。貞女所羞。羞自

也。故有吻喉不顧。據鼎

不避者。斯其樂死而忘生哉。

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無

虎狼其行。過丹無禮。為諸侯最。丹

文言俠義小說

译 评

乃可許耳一。丹仰天嘆。鳥即

曰。今烏白頭。馬生角。

乃可許耳。丹仰天嘆。鳥即白頭

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

遣之。為機發之橋。

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

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

眾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于秦。求

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

與。其傳。武書曰。丹不

生于僻陋之國。長于不毛之

地。未嘗得睹君子雅訓。達入

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得

之。丹聞丈夫所耻。耻受辱

主于世也。貞女所羞。羞自

也。故有吻喉不顧。據鼎

不避者。斯其樂死而忘生哉。

胡緒偉
編著

文言俠義
小說譯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言侠义小说译评/胡绪伟编著.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5.4

ISBN 7-5443-1307-7

I.文... II.胡... III.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古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7954 号

书 名	文言侠义小说译评		
编 著	胡绪伟		
责任编辑	崔修彬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地 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海口永发印刷厂有限公司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125 印张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43-1307-7/I·56		
定 价	28.00 元		

序

胡绪伟同志早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他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王陆才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与绪伟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他就担任着海南省委的党刊《今日海南》的副总编辑。一次，绪伟同志亲自打电话到我家里，向我约稿。我说，我一介古典文学教师，能够为贵刊写点什么呢？绪伟同志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今日海南》的内容特色和品味追求，十分诚恳地要求我“赐稿支持”。我为之感动，于是将手头现存的一篇谈海南黎族文化传统的稿件寄给了他。不久，杂志寄来了。仔细翻阅一遍，感到刊物不仅外观精美，内容也相当丰富，连文字校对都一丝不苟。说实话，刊物的文化品位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超出了我的想象。此后，我给《今日海南》的写稿便多了起来，有段时间，刊物还为我专门开设了一个栏目：“田野调查”，连续登载了我与夫人唐玲教授深入五指山市、昌江县和白沙县的黎村考察后撰写的记述有关黎族传统文化和黎村新貌的文章。近年来，由于我参与了省里组织的一项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担任“海南地方文献丛书”执行主编，任务繁重，暂时无暇为《今日海南》撰稿，但我俩仍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近日，当绪伟同志来到海大，将一叠厚厚的书稿放在我面前时，再次令我感动了。这部《文言侠义小说译评》书稿，是绪伟同志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的，这些年来，他走进的是全新

的工作领域，而他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专业，至今却依然不离不弃，充满感情。绪伟同志说，钟爱中国传统文学，不仅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给他现在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中国传统优秀的思想文化，还可用以砥砺崇高品质，培育美好情操。我作为他过去的同行，对此深以为然，从而也乐意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来认真读一读这部书稿，并为之写几句个人的感受。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汗牛充栋，发掘、整理和研究的工作至今仍然显得很不够。这些年来，虽然单个作家的文言小说集子也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但其实还只是显示了冰山一角；容量大、有分量的选本不多，而以小说题材归类、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选本则更为少见。绪伟同志当年在教学之余，在大量阅读原作的基础上，潜心梳理，遴选出了四十多篇历代文言侠义小说作品，并逐篇进行翻译，加以评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拓荒的意义，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里有“选学”一门，指的不仅是专治《文选》，而且是立了一门选编前人作品的专门学问，它要求选编者有自己独立的美学见解、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一定的学术眼光；这样，非在该领域浸淫日久、深有会心者不能办。绪伟同志因为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又在高校教授古典文学多年，因此，这部选本所达到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选本上起汉代，下迄清末，文言侠义小说中有代表性的、成就较高的作品，多为录入，虽不能说收罗宏富，也可谓精华荟萃，这对于古代文言小说尤其是文言侠义小说的研究和普及，应该说是个贡献。

要真正翻译好古代文言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前人有言：“译事三难信、达、雅。”《译评》的翻译，空无依傍，却能做到既尊重原意，又符合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既葆有原文的文采韵致，又通变灵活明白晓畅，对于小说中一些人物的

语言、表情及行动文句的翻译，也颇能为之传神，于“信、达、雅”的要求，庶几近之。小说中有些对仗工整近乎骈俪文的句子，翻译起来是比较难的，弄得不好就会意义与韵味全失，而《译评》在这些地方也做得很不错，颇能见出译者的功力。《译评》所选唐代的几篇作品，文字都相当古雅，尤其是《红线》一篇，几乎是以诗的语言写成，文采缤纷，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唐代传奇“史才诗笔”、“文采意想”的特点，翻译起来当然不易，而《译评》的译文也同样工整而又畅达，读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至于古诗的翻译，则更是一件难事，因为诗歌意韵空灵，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译评》所选小说中也有少量诗歌，绪伟同志的处理办法是在译文中“一仍其旧”，有的则在注释中对诗义进行了解释。我以为这种办法也比较合适。

《译评》最有价值的地方当属“评析”部分。在不大的篇幅内，往往既有艺术赏析，又有学术探究，不少地方还发掘较深，时有新见，文辞也很精美。作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我随手摘录出几段评析文字于此，窥斑见豹，以鉴赏其特色与成就。

如在王士禛《女侠》篇的“评析”中说：

这类侠女之所以值得称颂，在于她们的行为绝不带任何个人的恩怨，她们是正义的化身，是平民百姓足可信赖的保护神；只要有她们的存在，邪恶势力就不敢恣意妄为。只是可惜侠女们在仗义除恶之后，往往都有如规律一般地从人间“蒸发”。那么，黑暗世道依然如故，侠女则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善良的人们其实无任何保障可言。读此类作品，我们既可见出作者的希望，亦可见其惶惑与迷惘。

这段话从作家创作心理的角度，揭示“仗义”之侠的出现与黑暗世道的关系，并对侠义作品中写侠客行侠之后，为何总爱

“飘然远逝”的现象作出解释，颇能给人启发。

对于蒲松龄的两篇作品《商三官》和《田七郎》，则有这样的评析：“写使客复仇，主旨却在揭示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和纪纲的松弛，《商三官》是如此，《田七郎》也是如此。”“是腐朽的封建制度逼迫着许多善良的人们走上了行使的道路，侠客的‘无法无天’，正说明了那个社会本身的无法可循。”“不能‘公了’，那就‘私了吧’！不能依靠官府和法律惩治邪恶，那就只有回到个人暴力的道路上去，只有豁出性命去与邪恶同归于尽——这就是田七郎的行为逻辑，这就是那个社会之所以会有人以‘行侠仗义’等非常手段进行反抗的深层原因。所以，作者深情地称颂田七郎是‘补天的英雄’，并叹息‘世道茫茫，恨七郎少也’！”这样的评析，于中肯平实中深刻地揭示出了作者创作的本意。

对于作品的评析，绪伟同志还能联系特定时代的思想潮流实际。如对唐代薛用弱《贾人妻》有评析说：“侠女临去杀子，的确未免太残忍，这种行为，乃是唐代佛教思想大盛、佛教徒出家时所谓‘斩断情根与世缘’的惯常之举在文学作品中烙下的印痕。在唐人那里，不仅不以为非，反而爱称其奇。”又如对宋代吴淑《洪州书生》有评析说：这位“书生竟因为无赖之徒的恶劣态度，就悍然将其杀害，实在太过分，在今天看来，其抑邪助弱之功，远远抵不了其轻易杀人之过。之所以选译此篇，是因为此类‘行侠’之举在古代侠义文学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这位行使的书生提出‘愿以此术授君’，而成幼文拒而不受，也具有时代特色。孙光宪笔下的许寂曾拒绝接受无名剑侠传授剑术（见《北梦琐言·许寂》）、刘斧笔下的任愿也拒绝接受青巾者传授点铁成金术（见《青琐高议·任愿》），这都是在唐代传奇中未曾见到的。大概五代至宋，文人

自信有儒术可以立身，大可不必羡慕江湖侠客的‘奇异魔法’，于是也就自然地被他们敬而远之了”。这样的评析，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且不忘提醒读者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非常实事求是。

在有的《评析》当中，还进一步将作品的描述与整个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联系起来，以期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作品的意蕴，如在《秦淮健儿传》与《庄叟技力》的评析中都指出：“强调不要夸饰武功，必须崇尚武德，……往深层次探究，它是儒家重德不重力思想的反映。孔子曾经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认为骐骥的价值不仅在其力，更在于其性情的善良。在儒家看来，恃仗武力者，总会有更强大的对手将其击败；只有修身养性，道高德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小说要强调如秦淮健儿这种喜欢夸耀气力者，最终必须退而养德，才能获得善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欣赏精彩的武技，更崇拜高尚的武德，而且认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武德，其武技才能达到超凡入胜的境界……最后永元改行做了商贩，毋宁是其自愧不配做武林中人而作出的永久性反思。”在《桑儿》的评析中则指出：“儒家有一个基本观点，即无论任何人，如果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都会具有崇高的人生价值，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周敦颐《通书》）。熊毅虽为一‘桑儿’，但他拾金不昧、救人妻室和代捕逃亡的过程，就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有了道德的完善，‘贵且尊’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样的评析，见解非常精辟，不仅对于正确理解古代侠义文学作品，而且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都是很有帮助的。

评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小说题材的承继演变上下

了一番溯源寻流的功夫。看似随意的勾勒，甚至仅仅为一两句简单的交代，却多是长期苦心钻研的成果，对于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无疑大有助益，故十分宝贵，值得珍视。如在《谢小娥传》中谈到“侠女复仇”的问题，就介绍了曹植的《精微篇》、《乐府诗集》中的三首《秦女休行》、唐代薛用弱的《贾人妻》和皇甫氏的《崔慎思》、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侠女》，以及王夫之的杂剧《龙舟会》等，如果循着绪伟同志提示的这一线索对“侠女复仇”现象进行探讨，将能做出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有些评析还着意对相同或相近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如洪迈《侠妇人》与《解洵娶妇》的比较，牛僧孺《郭元振》与瞿佑《申阳洞记》的比较，宋懋澄《刘东山》与李渔《秦淮健儿传》的比较，等等。至于对不同作品中的侠客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更是随处可见。通过比较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思想和艺术的异同得失，或能够发掘出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诚如绪伟同志所说，对于包括文言侠义小说在内的整个古代侠义文学，学术界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也显得比较简单化；其实，古代侠义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体现出来的认识价值，还是值得作深入的挖掘和探讨的。《译评》一书，在秉承中国文学批评“点到即止”的传统的前提下，在引导读者对作品进行赏析的同时，着力最多也最显功力的正是见解的深刻和学术的新探！这样看来，绪伟同志说，他的这本书，追求的是“雅俗共赏”的效果，我以为，这个愿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周伟民 2005年2月22日
于海南大学图书馆五楼工作室

前言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
——唐·贾岛《剑客》

侠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类特殊的人物。当春秋战国之时，天下大乱，诸侯纷争，处士横议，于是有侠客奋起，以“义”为准则，或报一己恩仇，或救他人厄困，冒险履危，死不旋踵，上演了一幕幕惊天泣鬼的历史活剧。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侠风不绝，而每当政治昏暗，生民倒悬的时代，更能见慷慨悲歌的侠客英姿。

在古代小说和戏曲中，侠义的题材可谓多矣，侠行义举屡屡可见。如人所共知的《水浒传》，即是一部古代侠义小说的杰作。无论是宋江、卢俊义、柴进等人的“仗义疏财”，还是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均是封建侠客的典型品格与行为特征；包括那个身居梁山好汉末位的“鼓上蚤时迁”，写来也与众多侠义小说中“盗亦有道”的“神偷”同一机杼。又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关、张，也无不充溢着侠肝义胆：刘、关、张一旦“豪杰三结义”，便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把“兄弟情

义”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关云长“美髯”的外表到“义”的灵魂，从“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到“华容道义释曹操”，都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侠义之士何其相似！甚至吴承恩作神话小说《西游记》，表现孙悟空升天入地、翻江倒海的超凡本领，表现其率性而为、嫉恶如仇的性格禀赋，又何尝不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赋予了他侠客的神采与精髓？……侠客、侠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其间的紧密联系与无穷奥秘确实值得我们作深入的寻绎与探究。

文言侠义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代小说的初创阶段——至迟在东汉，甚至有可能是先秦时期，就有不知名的作者根据燕太子丹和荆轲的史迹，奇迹般地创作出了一篇长达三千五百字的《燕丹子》，开了后世侠义小说的先声。爰至唐代，传奇大盛，而侠义则成了唐传奇的三大表现题材之一。尽管它尚不及“爱情小说”和“神怪小说”之数量众多，但传世的佳作确实不少。后世众多小说、戏曲的作者，都曾在唐人这里获得灵感；后世不少小说、戏曲的名篇，也是在唐代侠义小说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宋元以降，白话小说勃兴，而文言侠义小说仍代有作者，其传统绳绳不绝。尤其是清代，当白话“侠义派”小说势头正旺之时，文言侠义小说的创作也颇见声势。当时不少著名的文学家如李渔、魏禧、王士禛、蒲松龄、袁枚、褚人获等，都曾涉足文言侠义小说的创作领域。正是由于诸多文人士的共同努力，清代的文言侠义小说创作才得以迎来继唐代之后的又一个丰收季节。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古代小说，重点多在白话领域，文言一脉，一般都以唐传奇为重点，后世则突出一部《聊斋志异》；至于文言小说中以侠义为题材的作品，更是缺少系统的

整理和研究。我十分珍视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我还愿意去努力揭示文言小说自身独具的特色；我十分欣赏古代白话侠义小说生动曲折的章回情节，但我还试图去尽力探究文言侠义小说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相互交错的流变演绎；我十分尊重当今读者与时俱进的审美情趣，但仍然希望有那么一部分朋友在饱览了一些白话侠义小说云谲波诡、气贯长虹的瑰丽画卷之后，也来领略一下文言侠义小说中那“翩若惊鸿”的剑光侠影，品味一下那蕴涵在一个个短小故事中的隽永哲理和悠长神韵，体会一下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们代表自己也代表大众所做的既悲且壮的“英雄梦”。

本书以时代先后为序遴选“文言侠义小说”，选录标准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或在此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古籍浩繁，甄别取舍也往往颇费踌躇。好在有理论家说过这样的话：“小说类型本来就是一种假设性的理论，是批评家为了更好地把握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而设计的。”故模糊把握，似亦未尝不可；又好在明人胡应麟在为小说分类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说》）我便根据自己的理解，感到在某篇小说中，作者似乎是把侠客作为重点来表现的，或者在所叙述的故事中，重点是为了突出“侠义”二字，就将该篇小说当作“侠义小说”看待了。取舍是否得当，尚待方家检验。

本书各篇主要包括“原文”、“译文”和“评析”三个部分，注释则尽量从简。“译文”不过希望对普通读者阅读原文能有所帮助，当然也力求文辞精美；“评析”则试图从思想、文化、艺术等层面和角度去揭示小说的精要与特色，并兼而述

及源流和影响，以备深入研究的参考。深知难以“雅俗共赏”，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笔者学力有限，加之修订之时，资料奇缺，故讹谬之处，或在不免，愧憾之余，惟祈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编著者

1992年12月初稿于古城荆州

2004年12月修订于椰城海口

目 录

序	周伟民 (1)
前言	(1)
燕丹子	佚名 (1)
三王墓	干宝 (20)
李寄斩蛇	干宝 (24)
谢小娥传	李公佐 (28)
郭元振	牛僧孺 (37)
冯燕传	沈亚之 (46)
贾人妻	薛用弱 (50)
僧侠	段成式 (55)
无双传	薛调 (61)
红线	袁郊 (76)
昆仑奴	裴铏 (87)
聂隐娘	裴铏 (95)
车中女子	皇甫氏 (105)
义侠	皇甫氏 (111)
虬髯客传	杜光庭 (115)
洪州书生	吴淑 (128)
侠妇人	洪迈 (131)
解洵娶妇	洪迈 (138)
我来也	沈俶 (143)
秦士录	宋濂 (148)
书博鸡者事	高启 (155)

申阳洞记	瞿佑 (161)
刘东山	宋懋澄 (171)
汪十四传	徐士俊 (179)
秦淮健儿传	李渔 (186)
大铁椎传	魏禧 (197)
云娘	钮琇 (202)
女侠	王士禛 (206)
剑侠	王士禛 (212)
侠女	蒲松龄 (218)
商三官	蒲松龄 (230)
田七郎	蒲松龄 (235)
髯樵传	顾彩 (249)
髯参军传	徐瑶 (256)
侠客传	俞蛟 (262)
好冷风	袁枚 (266)
恶饯	沈起凤 (269)
常运安	曾衍东 (277)
庄叟技力	清凉道人 (283)
难女	吴炽昌 (290)
金镖客	吴炽昌 (296)
空空儿	朱翊清 (303)
桑儿	宣鼎 (308)
燕尾儿	宣鼎 (320)
龙门鲤	黄轩祖 (330)
窈小姑	须方岳 (335)
壮士盗印免粮	徐珂 (341)
后记	(350)

△佚 名

燕丹子

燕太子丹^①质于秦，秦王^②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深怨于秦，求欲复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

丹与其傅鞠武书曰：“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其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无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指以为

① 燕太子丹：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 226 年，战国末年燕王喜之子，名丹，年幼时曾与秦公子嬴政同在赵国作人质。嬴政为秦王，太子丹又到秦国作人质，后逃归燕国。

② 秦王：即嬴政，统一中国后称始皇帝，生于公元前 259 年，卒于前 210 年，前 246 年—前 210 年在位。

笑，易水^①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子大夫之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

鞠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然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臣愿合纵于楚，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虑之！”

太子得书，不悦，召鞠武而问之。武曰：“臣以为太子行臣言，则易水之北，永无秦忧，四邻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漫漫，心不能须也！”鞠武曰：“臣为太子计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赵，并韩、魏，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臣以为良。”太子睡卧不听。鞠武曰：“臣不能为太子计！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谋，愿令见太子。”太子曰：“敬诺！”

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②立身，以至于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泪横流曰：“丹尝质于秦，秦遇丹无礼，日夜

① 易水：燕国南部的一条水流，在今河北省西部。

② 结发：古时男子年二十束发戴帽，表示已成年。